

首獎 成長的記號 / 張英珉



我身上有些記號。

這些記號，好像代表人格一樣。渾身擦傷，那一定是好動，身體沒有一絲痕跡，那不是好運就是太宅，如果膝蓋上有痕跡，可能很愛跑步會跌倒。如果手肘上有痕跡，那一定很愛打籃球架拐子。

關於自己膝蓋上這記號，依稀記得是國小的時候被瓷磚割到了。從此瓷磚變成我最害怕的東西之一（像火星人的小章魚和燒酒螺的肉我也很怕），我起初討厭這個疤，長久以來都穿長褲把它蓋起來，久了真的會忘記它的存在，可是突然看到它，就會想起那個流血的記憶。

於是我開始覺得，有一條蟲在啃噬時光記憶，吃下去記憶沒消化就囤積在肚子裡面，然後他就住到了疤裡面了，所以每次看到一個疤，很奇怪，那蟲就好像吐出一點記憶出來，然後我就會想起來了那個割傷我的破裂瓷磚的裂痕，破裂的形狀，老師載我去看醫生的慌張神情，真的是很奇怪。

漸漸的當我不覺得疤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還可以讓自己想起過去的回憶，我就不那麼討厭他了。

然後我就開始喜歡穿短褲。

●

後來，我開始喜歡在身體上畫圖。

也不記得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，好像某一天拿著原子筆無聊就在腳上畫上去，挺好笑的，更後來，我就圍繞這些疤痕上畫圖，挺好玩的。

疤痕是一個記憶的開關，我把這些開關用我的圖畫包圍起來，就好像自己控制了這些開關一樣。

這些疤痕，我曾經覺得很醜，因為光滑的皮膚，像模特兒一樣才好，不然你看那些偶像明星，有哪一個頂著一個大疤臉跑出來的，怪醫黑傑克除外，可是他又不是活人，他是卡通哪有這麼多自尊的問題。

長大活過了自尊低下的青春期之後，對於自己的臉也開始能夠接受。這是天生下來的東西，不需要思考美醜這問題。況且長大以後，發覺這個世界上醜的東西其實也不醜，比方說蜘蛛，而美的東西到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美了，像是蝴蝶的口器其實挺可怕，我就因為放大看蝴蝶的口器，夢見蝴蝶的口器插入我身體吸血，好可怕。

我想，美醜大抵上就是眾人的價值觀吧，你認為它是美就是美了，它是醜就是醜了。

手上的疤被我的圖畫給蓋掉了，我發現自己漸漸的也不這麼care疤的存在，意識上就好像原本的肌膚一樣了。

●

我身上有一個胎記，就在白白的肚皮上，好奇怪，後來這個記號就從圓形變的像是台灣了。難道因為有腳踏車環島過，身上的胎記也會改變？

想了想，大概是變胖很多的關係，原本皺在一起的肚皮被撐開了，形狀就比較明顯了。

這個胎記就是媽媽給的記號了，當時光斑駁，它卻永遠不會消失。愈長大愈珍惜他，他代表著我與媽媽的關係，看見他，就想起自己在台灣其他縣市求學時感到孤寂，當想念媽媽時，有時會掀開衣服看著肚皮，我就會想起媽媽的臉，媽媽額頭上也有個疤，和我額頭上相同位置，像遺傳一樣，每次想到這裡，我都會像個熊貓看著自己的肚皮一樣的動作啜泣一個晚上。

我說給媽媽聽。

可是媽媽笑著說，這樣很智障。